

圆桌谈

打造具有标识度影响力的驻场演艺,上海下一步怎么走?

嘉宾:马晨骋(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) 许霏霖(《石库门的笑声》制作人) 陶辛(上海音乐学院教授) 采访:董薇菁(本报记者)

文化,是塑造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。如何让游客为了看一部剧、一场戏来到上海,留在上海?本月以来,上海各大院团、剧场齐齐发力,一大波驻演项目纷纷落地,使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在交相辉映中加速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。

日前,上海原创舞剧《朱鹮》首轮驻场完美收官,它和另一部现象级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一起,“驻场+巡演”双线并进,半年内演出规模将达到165场。而海派滑稽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在演艺大世界的阶段性驻演,两年多来已突破103场;在仅500米之隔的“亚洲大厦”,小剧场音乐剧驻演风生水起,为八个演艺新空间定制的沉浸式演出,吸引各地观众拖着行李来看戏;毗邻陆家嘴滨江水岸的1862时尚艺术中心,也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启话剧《深渊》《金钱世界》的短期驻演……

此外,上海还有大型杂技秀《时空之旅》13年5003场次6.2亿元的历史佳绩,沉浸式戏剧《不眠之夜》深耕细分市场五年,场次突破1200场,观众超40万,票房收入2.68亿元的成功经验样本。一路走来,上海的驻场演艺总是以充满创新的节奏步伐,走在市场发展的前列。纵观全球,伦敦西区有音乐剧《猫》《悲惨世界》,美国百老汇有音乐剧《狮子王》,日本有宝冢歌舞团,成功的商业驻场演出不仅催动着一部作品从“爆款”走向经典化、大众化,为文化产业注入新动能,更成为城市实力与形象的“代言人”,近悦远来,宾客纷至。

毫无疑问,打造驻演经济是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必然追求。如何植根上海特色,打造具有国际水准、领先全国的驻场演艺项目?本报特邀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骋、《石库门的笑声》制作人许霏霖和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陶辛等业界资深代表,以“圆桌谈”的形式展开探讨,共话当下与未来。

希望上海歌舞团未来能成为像日本宝冢一样的名团,演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《朱鹮》,也演《天边的红云》《野斑马》,想要看上海歌舞团的作品,就来上海

文汇报:我们以上海现有的几部驻场演出为例(杂技剧《时空之旅》、沉浸式戏剧《不眠之夜》、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、《朱鹮》、滑稽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),在认识上,它们和百老汇、西区流行的驻场演出概念相同吗?

陶辛:驻场演出本身就是国际演艺行业通行做法之一,前提是需要积累一批有相当质量和品牌影响力的作品,要经得起长时间的市场考验。我们今天大力推行驻场演艺模式,毫无疑问将倒逼艺术行业的创作。做驻场演艺首先应该



①沉浸式戏剧《不眠之夜》。②海派滑稽戏《石库门的笑声》。③原创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。

制图:李洁

是作品上的追求,经济是第二位的,能把更多经典剧目、优秀剧目呈现给观众,这是演艺行业存在的最重要的价值。

马晨骋:当下上海驻场演出的作品多为文广演艺集团出品,但定位并不相同:《时空之旅》是旅游秀,受众定位是旅游人群,他们为了领略一座城市来看一个秀。《不眠之夜》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,每场观众人数不多,350人左右,主打的是类型戏剧的粉丝,在小范围内非常受关注。《不眠之夜》的受众是非常垂直的,我们深耕的是细分市场。

而正式驻演美琪的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就很不一样了。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被全国人民所知晓、喜爱的艺术作品,有大众化、商业化的良好基础,上海的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也尽在其中。它吸引的是剧场爱好者、旅游爱好者,包括对上海有所期待、希望来领略上海文化的这么一批观众。如今,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已经被视作上海文化的标志性品牌符号之一,我们也希望上海歌舞团未来能成为像日本宝冢一样的名团。它既演《永不消逝的

电波》,也演《朱鹮》《天边的红云》《野斑马》,想要看上海歌舞团的作品,就来上海。

许霏霖:现在提出的驻场概念,从经营形态和规模上与百老汇、西区还是有所区别的。目前,国内经得起驻场的原创剧目凤毛麟角,与百老汇动辄数千场的驻场演出相比,还有很大的距离。虽然发展起步较晚,但在平台宽广,潜力巨大。譬如《时空之旅》《不眠之夜》已经真正起到了驻演的效果,从作品出发,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格局,也引领了市场创作的风向。最近有不少观众期待《石库门的笑声》能够成为驻场作品,但我必须客观地说,《石库门的笑声》还是在坚持“月月有演出”这么一个概念,只能算是阶段性驻场,还达不到像国外这种驻场演出的标准和级别。最初开票时,大概七到十天左右就能把放出的票消化掉,但一个月接一个月,出票速度不断放慢。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,上海虽有2400多万人口,但这千万级人口里,喜欢上海滑稽戏的有多少?愿意买票进剧场的有多少?能够承受380元、580元文化消费的人又有多少?驻场演出,一定不能只靠本地观众。

驻演产品“品控”非常重要,要保证第100场和第一场的演出水准一样,让每场观众都满载而归

文汇报:驻场演出是形成品牌的必经之路。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达到驻演的要求,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和挑战是什么?

许霏霖:市场在哪里,观众群能不能持续,是所有驻场演出要面对的最大考验。我们在创作《石库门的笑声》之初,也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能够演到100多场。我们比较自豪的是,看《石库门的笑声》的观众都是自己掏钱买票的,然而我们也已经走入了一个要居安思危的现状。马孟达、沈荣海两位演员的年龄加起来超过130岁了,我也70多岁了,两位先生现在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,我们还要吸引他们到上海来,还有市内观众愿不愿意来二刷、三刷呢?和长演剧目不同的是,驻场演出更考验“内力”。一部作品的核心还是在它的艺术创作,如果达不到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水准的话,做起来就非常难,因为观众最终是用他的眼光去投票的。这个戏他看了觉得不好,给你一个差评,后边的观众肯定是不来了。因此,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产品的“品控”。观众和演员都是会疲劳的,怎么能够保证第一场和第100场演出的水准一样?所以不仅仅是卖票,而是卖出去的票你得负责,让观众看了之

还有一个要素是专业人才。天蟾逸夫舞台历史上有一位经理叫吕金虎,这位吕经理在剧院一待就是大半辈子,直到退休以后还经常在剧场里帮忙做事。请哪位演员来演,演什么剧会火,节目与节目之间怎么搭配,他心里有一本谱呢。做艺术管理的人,必须具备管理的艺术,他得对这个剧场有感情。

马晨骋:作品的艺术定位、市场定位、宣传定位都需要通盘考虑。《不眠之夜》一年差不多十万观众,我必须把十万张演出票销售出去,那么就必须要让目标观众都知道在上海有这部演出,同时还要吸引他们到上海来,还有市内观众愿不愿意来二刷、三刷呢?和长演剧目不同的是,驻场演出更考验“内力”。一部作品的核心还是在它的艺术创作,如果达不到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水准的话,做起来就非常难,因为观众最终是用他的眼光去投票的。这个戏他看了觉得不好,给你一个差评,后边的观众肯定是不来了。

因此,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产品的“品控”。观众和演员都是会疲劳的,怎么能够保证第一场和第100场演出的水准一样?所以不仅仅是卖票,而是卖出去的票你得负责,让观众看了之

后满载而归。好的驻场演出,由于它的持续影响力,就会形成溢出效应,容易形成文化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,同时激励文化产业的积极生产。

艺术舞台能见度和营商环境配套发展,是聚集优秀人才和优秀剧目长期驻场的基础,也是城市软实力最佳体现

文汇报:这次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驻演版向全国舞蹈演员发出“招募令”,短短几天就收到了几百名舞者报名,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

马晨骋:我们参考了全国各个团的标准,给出的条件非常好。更重要的是听到很多演员说,“我能够到上海来演出很兴奋”。打造《不眠之夜》时也一样,我们聘请了很多外籍和外地演员,他们签完一个合同都愿意续约,正是看中了上海这座城市提供的机遇和前景。上海赋予了一个艺术作品能够长期演出的基础,让更多专业人士愿意留在上海,这是这座城市的“软实力”。驻场演出需要大量的运营人才、演出人才和制作人员,来不断地为这个作品赋能,上海已经很有吸引力,成功地发掘人才,用好人才,我们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去把这件事做好。

文汇报:驻场演艺经济溢出效应显著,有案例显示,好的驻场剧目能让周边商业价值连翻三倍?

马晨骋:文化可以为其他产业赋能。譬如《不眠之夜》其实是打造了“I+N”这样一个商业模式,通过一个秀带动了周边的餐饮和住宿,这些业态都因为它的到来而变得更有价值。《不眠之夜》剧院旁边的雅乐酒店,房间并不大,也算不上五星级标准,但它房间一晚上的价格,与对面五星级的瑞吉酒店相差并不大。即便如此,每天晚上依然被全部订满,这证明了文化演艺项目能给其他产业赋能。

再比如租金,戏剧《不眠之夜》所在的北京西路江宁路路口,以前项目没有落地的时候,商铺的租金单价基本是每日每平方米4到5元,宣布《不眠之夜》项目启动后,租金就涨到8元左右,现在基本都稳定在12元到15元。做驻场演艺不仅仅是文化产业的生意,更是加速产业融合的过程,是上海提升整个城市软实力的一个重要、不可忽视的杠杆。

文汇报:在打造驻场演艺过程中,如何充分发掘、整合剧场、剧团和各类演出市场主体要素的资源优势?此外,城市旅游和配套设施建设可以提供哪些支持?

马晨骋:今天,机场、火车站和地铁里铺天盖地都是名包名表的广告,我们(演出)没有那么高的预算去做这样的宣传。但实际上,外地的游客、过路客可能一下飞机、一下火车就被演出“种草”了。演艺和舞台,代表一座城市的精神和气质,是一国文化的“高级呈现”,希望这些高价格的宣传阵地也能给我们演出一些空间。纽约和伦敦地铁站里都是文化演出的广告,这种氛围是需要积极营造的。

《再见爱人》:“在婚姻中各自孤单”之后,如何再见

徐亚萍

在真人秀设定的情境里,已经离婚的章贺在悬空的吊桥上喊出:“郭柯宇,过去的十年,感谢你!未来的日子,过成你想过的样子!我也是,我也要过成我想过的样子!”《再见爱人》这一幕,让嘉宾落泪,弹幕中无数网友也瞬间“破防”了



《再见爱人》试图创造一种“直面的深度”,让都市人在惯性日常中有意忽略的问题暴露出来。这些问题不只关于婚姻,但影响了婚姻。因为刷剧。

《再见爱人》是湖南广电原创的一档以离婚为议题的观察类真人秀节目,目前已经播出两期。节目的主体是三对夫妻,他们早已离婚,刚刚离婚或者正在商议离婚,曾经拥有或者还在经历矛盾和危机。在节目的总体设定中,不愿见面或不再见面的三对夫妻,加入一次18天脱离生活常规的旅行。在中国西北部景区,他们驾驶房车慢行于雪山牧场环绕的草原,完成一些节目设定的任务。任务设定出新的情境和相处的秩序,让亲密生活的解体带来的改变,成为接受省思的对象。电影中的公路片,是一种在陌生而高度集中的连续经验中,发现自我和世界的关系、获得崭新认识的叙事。虽然与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一样,《再见爱人》也采取集体出游的公路片叙事,但离婚的夫妻重逢于广袤原野,设定性更明显、介入性更强,也因此更直接地逼近当代都市人的道德问题和存在主义危机。《再见爱人》在节目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探入心理本质的意图:它试图创造一种“直面的深度”,让都市人在惯性日常中有意忽略的问题暴露出来。这些问题不只关于婚姻,但影响了婚姻。

如果婚姻关系如旋律,其中有和声的理想,也有对位的张力

这些问题是什么呢?透过“限时一分钟的拥抱”可以管窥一二。王秋实和朱雅琼是一对处于离婚“冷静期”的夫妻。王

秋实是一名从事创意劳动的职业编剧,职业特点是弹性的工作制度,换句话说,只要醒着就在构思和写作,每一分钟都在工作,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是暧昧的。这导致他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惯性工作状态,执着于自律的原则。也意味着,如果王秋实无法成熟地区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,无法游刃有余地在不同模式间切换,伴侣的情感邀约就会变成压力。在工作焦灼时,亲密的他人变成了“地狱”,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中充满了有意无意的冷漠甚至暴力。

朱雅琼回忆,在王秋实“自闭式”工作的时候,她敲门进去想抱一抱对方,却遭到嫌弃。在限时一分钟拥抱的尾声,王秋实会拍一拍朱雅琼的肩说“一分钟结束了,你可以出去了”。在这段关系中,一方试图在对方目光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和价值,而另一方则以自身对轻重缓急的价值排序,设置游戏规则,评判对方的要求。节目中可见,出现问题的婚姻是“我的世界”和“她/他的世界”之间在节奏上的不匹配。“我”和“她/他”就像是不同的声部,沿着各自的纵向轨迹运行,在横向上对位,这带来张力,让参与者觉得苦恼:如果不能拧成一个纵向上高度匹配的主旋律和声,婚姻就维持不下去了。

“再见”,也是在一个新的共同世界中同步经历

在离开生活常规的景区,节目试图创造新的运行秩序。行驶在各自轨道上

的参与者与旁观者,曾经步调不一致的夫妻,开始同步地经历、回忆、思考。由于节目创造的一些契机,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、当事人从旁观的视角看待曾经的自己和亲密的他人,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差异。正如节目的英文译名:See you again,“再见,爱人”的另一层含义——“我的世界”和“她/他的世界”之间,正在重建建立情感联结。

在创造一个新的共同的世界这个语境中,参与者专注于彼此的回应和节奏。在第二期的设定情境中,三对夫妻都要完成一个新的任务:攀登悬崖峭壁,走过“吊桥”,共同进退。郭柯宇和章贺的对位关系在此获得揭示和处理。表面上看起来,夫妻不同步的张力是作息不一致、生活习惯不协调甚至观念不和带来的矛盾;但在“吊桥”情境中,节目想让旁观者意识到,真正导致婚姻危机的原因是交流的不充分,而交流之所以无效,是因为对他人的不在乎——“我的世界他进不来,他的世界我也不大想去”。如何与亲密的他人共同生活的问题,归根到底是如何看到并尊重各自的差异的问题。郭柯宇和章贺“在婚姻中各自孤单”,试图用忘记他人的方法规避问题,交流变得没有意义。

真人秀提供了让每个旁观者都涉身其中、安置自身经验的情动脚本

有时候,正是因为交流的失败,才让

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异,当我们尊重这个前提,接受交流是以差异为基础的;此时,交流就出于爱,而爱是一种播撒,是不考虑收效的。这也许是节目中“悬崖上呼唤爱人”这个段落对旁观者传达的真正涵义:当章贺艰难地克服恐高、爬上峭壁上的吊桥后,在吊桥上对群山呼喊:“郭柯宇,过去的十年,感谢你。未来的日子,过成你想过的样子,我也是,我也要过成我想过的样子。”——这是节目播出后最动人的高光时刻,因为它是一种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让对方理解的有力的交流。

由此,真人秀提供了一个让每个旁观者都涉身其中、安置自身经验的情动脚本。这些经验关乎自由和契约责任,关乎自我教育和“社会时钟”的节奏。离婚后的重逢,成为一种处理自我与他人社会关系的高度浓缩的景观,在旁观自己和他人的时候,参与者务实地回到婚姻、回到与他人的关系:好听的旋律不一定是和声,对位的音乐也是美的,共同的节奏不一定以一致为前提,而获得共同的节奏,首先要承认差异而不是压抑差异。

与其他观察类真人秀一样,《再见爱人》也在场景性的观察记录之外,对每个参与者的即时经历和心路进行回访,同时配合“观察团”的讨论,将当事人在情境中的不自觉流露,放在纵横交错的目光之下。可以说观察团是嵌入真人秀文本的观众,观众的参与,则共同搭建了公共性表征。比如“社会时钟”“大男子主义”“牺牲”“依恋关系”“沟通方式”等话题,将节目延伸为自我诊疗和情感诊疗。近年来,有关婚姻关系和离婚议题的影视产品逐渐增多,这既体现也在构成一种新的集体社会经验——如何在财产、养老等传统的功能之外,重新思考亲密关系的得失,理性地想象自我与他人的共同生活。而成为公共叙事,《再见爱人》或许也能体现真人秀节目的这一潜在价值。(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)